

回忆生暖的味道

艾法余

刘诚龙的《我自乡野来》这本书以82篇细腻入微的美文,将铁炉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写得栩栩如生。从《红薯猪崽》到《草鸡蛋》,从《母亲的味道》到《一碗汤的距离》,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世界。这些文字,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缓缓展开在读者眼前,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书中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些关于亲情的描写。无论是甘愿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母亲,还是风趣开朗的父亲,他们的形象都如此鲜活,仿佛就在我身边。特别是那篇《母亲的味道》,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那种味道,不仅仅是饭菜的香气,更是母亲对子女深深的关爱与呵护。这种情感,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直击人心最柔软的部分,让人感动不已。作者回忆了母亲为他做的煎豆腐,那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母爱的象征。母亲用她的双手,为儿子烹制一道道美味佳肴,这些菜肴中蕴含着母亲对儿子的深深关爱和无私奉献。这种无私的母爱,让读者在阅读时深受感动,仿佛置身于那温馨的家庭氛围中。

《对门垅里白鹭飞》,是刘诚龙一篇带有生态散文味道的美文,他以如诗如画的笔触,选取白鹭这个意象,来描述家乡这些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四字短语与长短句交错,飞、啼、归等押韵字眼自然镶嵌,形成类似田园牧歌的节奏韵律,与描写的自然景象形成声画同构;通过漠漠水田、阴阴夏木等杜甫诗句的化用,将古典田园意境与当代乡土景观相融合,形成时空交叠的诗意空间;青蛙歌与稻花香将听觉的蛙鸣与嗅觉的稻香交融,唐诗宋词都翩然翻飞,将视觉的飞鸟与抽象的文学意象联结,形成多维度的审美体验。水田、青蛙、黄鹂、白鹭等意象的叠加,构建出立体化的江南生态图景与文学诗意。

刘诚龙笔下的《土砖房》与《红砖房》,把当年最具乡村意象的“地标”建筑,写得特别有亲切感、厚重感、沧桑感,韵味十足。《土砖房》中用轻松的笔墨写父亲从挖泥、踩泥、做砖、砌房的全过程,把当年的酸甜苦辣咸一一呈现出来,善于以乐写苦,善于以苦写乐,刘诚龙与其妻子曾在乡村学校教书,在乡村生活,在乡村生儿育女,他写其女儿的出生:“披厦不足十五平方吧,摆张床,她爸她妈交错过,当各自瘪肚子,侧身过。披厦里有床,床是木床,木床底下,非棉被垫,是稻草垫,小女便是在稻草垫底的木床上,哇哇哇,来人间的。”稻草垫生孩子的这个场景,极具当年农村的象征意义,作者用词简洁,没有过多修饰,但通过具体的物象传达出土砖房里养育生命的主题。

除了对乡村生活细腻的生动描绘,书中还记录了乡村的变迁与坚守。从土砖屋到红砖房,从耕牛到机械,乡村在时代的洪流中悄然变化。这些变化让作者既生发对过去农村生活的深沉怀念,又生出对新生活的向往,作者并不一味怀旧,不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作出非此即彼的定论,他意在给变迁中的乡村做一份文档,存储于散文之中,让读者一起来思考,参与价值判断。

深韵墨色

龙津古塔(水墨)

作者:邓微观



影像万象

爱在另一种可能中觉醒

傅世德

《居家男人》(The Family Man)是一部2000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布莱特·拉特纳执导,尼古拉斯·凯奇主演。影片的故事基于一个经典设想:如果人生选择了另一条路,会怎样?男主角杰克·坎贝尔原本是一位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家,名车豪宅、精致西装、完美履历,人生似乎无可挑剔。但在圣诞前夕,一个奇幻的际遇让他“掉进”了另一段人生——一个与13年前的女友凯特结婚、在新泽西小镇过着平凡生活的居家男人。

这一设定看似带着奇幻色彩,实则精妙地为影片制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情感空间,让观众与主角一同进入“如果当初……”的遐想之中。影片没有用宏大叙事或煽情场面,而是通过细腻的日常片段,一步步展现事业与家庭、孤独与温暖、欲望与满足之间的拉扯与抉择。

杰克初入家庭生活时是狼狈的。他不会换尿布,不懂孩子的哭声,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与妻子亲密互动。他困惑、抱怨、逃避,甚至一度试图恢复自己华尔街精英的身份。然而,随着剧情推进,杰克在女儿纯真的笑容、妻子体贴的拥抱、家庭日常的小温暖中,渐渐卸下了职业成功者的面具。他意识到,那些看似平凡甚至有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正是自己多年来缺失和渴望的东西。

影片中段出现几次小高潮:杰克试图挽回旧生活失败,他与凯特的情感逐渐升温,他在平凡的工作中获得了满足感……这些情节的安排让影片避免了单调,保持了观众的情感投入与期待。最打动人的是结尾,当杰克被“送回”原来的华尔街人生,他带

着一颗已经被家庭温暖融化的心,去追寻现实世界中的凯特。

影片核心探讨的是:什么才是幸福?是物质与权力的顶峰,还是亲情与爱情的围炉?影片并非一味贬低事业成就,而是提醒观众,即便你拥有财富与权力,如果心中缺少归属与爱,人生也未必完整。在杰克原来另一个人生里,他每天面对的是高压工作、功利社交、孤独公寓;而在另一段人生里,他面对的是早餐桌的笑声、妻子的理解、孩子的亲昵。他曾经坚信放弃爱情选择事业是理性与正确的,但奇幻经历让他重新思考:人生最深的满足,或许正来自于那些看似平凡的当下——一个吻、一句晚安、一次全家出游的笑声。

《居家男人》不仅是关于家庭的电影,更是关于爱情的电影。影片中的凯特,是杰克人生另一种可能的见证者和引路人。她坚定、善良、包容,不因生活的平凡而放弃梦想,不因命运的曲折而放弃爱。在两人重建情感的过程中,杰克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密与责任:不仅是浪漫时刻的激情,更是共同承担生活的艰辛与琐碎。影片告诉观众,爱情是一种力量,不仅能给予人温暖,还能促使一个人去改变、去成长。正是这份爱情,让杰克在回到现实后,鼓起勇气去面对过去放弃的感情,去追求他曾视而不见的幸福。

《居家男人》是一部温柔、智慧而深情的电影。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用一个个日常拼贴出爱与家庭的真意。它让观众相信:人生或许有无数选择,但那些让人感到被需要、被珍惜的瞬间,才是最值得铭记的。



责编 李秋妮

美编 陈浩阳

组版 林燕梅

校对 陈晋杨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红星新闻

11

阅读

私人笔记

不知死焉知生

——读马金莲的小说《长河》

杨彬彬

读马金莲的《长河》时,我是被她描写的关于死亡的主题所吸引的。

《长河》中的死亡是在四个不同的季节中发生的。秋天时,村民伊哈因为挖井而意外身亡,妻子改嫁后最终也不幸离世;春天,患心脏病的女孩素福叶因为在山上玩耍去世;夏天时,瘫痪的母亲去世;冬天时,德高望重的老人穆萨自然离世……

一年四季,季节更替就像生死轮回一样,马金莲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美好和朴素的情感。

我总觉得伊哈的大儿子多年以后,知道母亲并不是不再来看望他们后的释然,开始了新生;我也认为素福叶和文中的“我”玩耍之后突然死亡,“我”在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死亡之后,“我”和平常的“我”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开始了新生;我还知道,瘫痪的母亲去世时嘱咐父亲对孩子们好,就从那一刻起“我”长大懂事了,这是“我”的新生;我还相信,穆萨老人的自然离世,他的高贵品质已经影响到后代,也一定也影响了村子里的年轻人,这是村子里年轻人的“新生”。

作者并没有写,但是作为读者的我却读到了这些。一篇好小说,那些文字会抵达读者内心平时没办法抵达的地方,触碰到平时没办法触碰的地方,以及唤醒沉睡在记忆中的那部分。

《长河》这部作品让我想起了这句:世上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这得从一个叫素福叶的女孩说起。作者这样写这个女孩的:“我混混沌沌地活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姑娘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正是她告诉我,冬天的尾巴后面跟着的就是春天,而只有到了春天,花儿才会开,青草才会绿起来。”

这个像春天一样的女孩,作者也暗示着她的生命像春天一样明媚短暂。“她小小的清瘦的脸上,两弯儿眉毛细溜溜的,下面是一双明亮羞怯的眼睛,这双眼多么像清亮的月牙儿啊,闪着清澈透底的光。鼻子细细的高高的,鼻子下面的嘴巴更是小得让人担心,这样的小嘴巴怎么吃饭呢?她站在那里,两只手背在身后向着我们看,迎上谁的目光,就对着谁浅浅地笑。这种笑,一下子就把人的心抓住了,紧紧的,让人情不自禁在心里颤抖。”

只浅浅一笑就能把人的心抓住、让人情不自禁在心里颤抖的女孩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人评价作者笔下的素福叶有种传统美学的伤感,也有人说作者创作素福叶的形象是因为当时农村的医疗水平有限,是所有底层女性的一种悲剧。

马金莲的乡土文学有着大悲悯,这悲悯源于她对那片土地的热爱、源于她对那里生活的人们的热爱以及伴随着时代变迁的古典乡愁式眷恋。

生生死死,世世代代,那片土地的人们像植物,也像动物一样繁衍生息,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小世界,也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死亡、新生,如果不被马金莲记录书写,就会被忘记。

不知死焉知生。

哲学里有一个这样的表述:你看到的只能是你所想的世界。